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 权威机构发布调查报告

“男同”艾滋病传播比例上升明显

不可忽视的是,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增长较快

核心提示

年轻的大中学生,不再是艾滋病防控人群中可“忽略”的群体。近日,一份来自权威机构的调研报告,折射出专家的担心。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数据报告显示,目前,全国艾滋病疫情整体保持低流行态势,但男性同性性行为传播比例上升明显,而且该人群是目前各类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人群。

数据同时表明,近年来,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增长较快,2015年1月至10月,共报告2662例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7.8%。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其中15-24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

A “男同”的艾滋病风险

“大中学生感染者中,男同占据82%。”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向记者介绍,目前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在性别上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为11:1;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行为。

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李维(化名)只是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学生感染者中的一员。

尘埃落在7个月前。今年4月份,正值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李维收到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的确证报告。HIV阳性,红色印章刺眼夺目。之前的侥幸证明是自我安慰的逃避。

1月份时,李维在一朋友建议下做了HIV检查初筛,“就是觉得去抽血吧。”20分钟后,初筛结果下来。两道杠闪在眼前,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怨他,要怪只能怪自己吧。”如今李维已接受感染的事实。

李维口中的“他”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时认识的。2014年12月,成绩优秀的李维通过几轮面试,被顺利保送到北京某高校读研。一身轻松,李维独自前往南方,提前兑现计划已久的毕业旅行。

在事先订好的青年旅馆,李维和一个男游客入住同一房间。男生二十三岁样子,自称从事销售工作,常来南方出差。两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天南海北闲聊,“最后聊到男女关系和性,好奇之下,李维与对方发生了关系”。

“小旅馆里非常简陋,没有安全套,也没有想过采取安全措施。”再次联系时,李维已收到初筛报告。李维再打电话过去,对方已不再接听。出于好奇,李维在网上检索对方号码。自动弹出的网页显示,对方是专门服务男性的性工作者。

飞来横祸,李维愤怒异常,但也可奈何,“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报警”。李维只是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你把我彻底毁了,但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害人。

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57.5万例,其中15-24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北京某高校,艾滋病感染者李维推开教室的门(资料图片)。

B “混乱社交圈”向校园渗透

据权威机构调查发现,青年学生的感染,都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型之中发生的。吴尊友介绍,很多学生被社会人士利用,通过这一途径,社会上的艾滋病开始向高校渗透。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均35%。

与李维相比,张明(化名)看到两道杠的检测结果时出奇的平静。

10月4日还是5日,张明已经记不清初筛的具体时间。防艾志愿者张海龙所在的NGO(非政府组织)每天有一辆车停在马甸桥附近,为市民提供咨询和检测艾滋病、免费发放安全套等活动。每隔三个月,张明会前往检测车检测一次。

唾液检测,20分钟就能出结果。“检测显示两道杠,疑似感染。”张海龙见到过很多感染者无法接受事实而崩溃,准备了一大堆话安慰张明。

“嗨,没事儿!”4个小时后,张明一脸无所谓地称,早料到了。张海龙惊讶于张明的“无所谓”。

“后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个月后,张明笑嘻嘻地谈论自己的遭遇。大二时,张明开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志”。

“虽然我不排斥男性,但不用‘那种东西’,我不会跟他发生关系。”张明所指的“那种东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触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张明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对方拿出一种新型毒品。好奇的张明接过来闻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时,已经晚了。”回忆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时,张明又恢复了理智。

大学生默默(化名)“中枪”则源于他们混乱的“社交圈”。

早在初中时,1994年出生的默默已听说“同志群体”,但不以为意。高中时有了喜欢的男孩子,默默“彻底理解了,并进入这个圈子”。直至大学默默开始频繁地更换男朋友。通常情况下,在交友网站,默默和对方先视频聊天,合眼缘后约见面、约饭,最快和对方认识三天发生性关系,“基本上一个月会和两三位发生关系”。

在更换男朋友时,默默偶尔会在圈内社交群里听人谈论“艾滋病”。知道同性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发生关系前,默默都要求对方采取安全措施。一年前,身体无虞,默默开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护措施。

C 无法监控的感染者再传播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北京佑安医院与北京市卫计委等单位在三里屯组织的免费快速检测筛查活动中发现,接受检查的几百名大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自己是否染艾一无所知,仍在无防护措施下与人发生关系;还有人在明知染艾情况下,继续与多人保持性关系。

经历生病的动荡后,张明心态呈现出明显“裂变”。

张明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环外,但他已很久没有回去了,而是辗转住在几位男性朋友家,“这家几天,那家几天”。张明没有停止和人发生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后,张明自觉最亏欠父母,但不会告诉家人,“我爸妈的孩子原先啥样就是啥样,只会变好,不会变坏”。此前的张明努力、上进、听话,是老师和家长常夸赞的乖孩子。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给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留些积蓄,算是对父母尽孝。

D 就业歧视下感染者找工作不易

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北京地坛医院团委工作人员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刚感染上艾滋病的前两周,躺在床上,就业是李维想得最多的问题。按照以往惯例,接收其专业的科研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录用时检测HIV。无论多么优秀,也难过这道检测关。“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去,所以我已开始学习新技能”。

陈子亮曾在工作中接触多位大学生感染者,“感染者身份对他

们工作影响很大,一是导致就业面狭窄,另外就是工作起步低”。据悉,目前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包括HIV检测,禁止录用艾滋病感染者。陈子亮介绍,不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央企、大型国企等均参考公务员录用标准,直接导致很多感染者被“标准”拒之门外。

对此,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原委员李楠教授直言,相关用人单位录用标准属于公然违法:“违反就业促进法、艾滋病防治条例以及中国加入联合国签署的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公约。”李楠透露,曾接触过有感染者起诉用人单位,但官司均以失败告终。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告诉记者,截至今年10月,学生艾滋病感染者报告数量预计超过百人省份的有15个,而这一数字在2013年为5个。“相比其他人群,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最快,各省份相加,每年新感染艾滋病青年学生有几千。”

E 艾滋病防治的校园尴尬

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随机调查了300名学生,90%的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有高校的防艾讲座,甚至遭遇仅有七八名同学参加的尴尬。

在北京某高校,红十字会学生社团想把同伴教育延伸到每一个班级,“但是和学校谈判结果是不允许,学校的态度是每个班级开始进行类似的培训有强迫意味,不能要求所有同学都对艾滋病防治感兴趣”,会长李美含直言。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社团负责人称,他们会在艾滋病日前后拉横幅、发传单、搞讲座,但这些效用并不明显。学校社团组织有时也开展一些自发形式的讲座,但参与的学生很难超过50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医院一保健医生介绍,学校每年都会在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开展活动,“通常一个防艾讲座,只吸引七八名学生来听”。

有高校学生社团曾想,能否在防艾宣传上做一些尺度较大的图片,吸引更多人参加,担心学校

通不过,因为,前几任社团负责人曾在学校尝试大规模发放安全套,也被学校提醒“收敛”。

《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高校、中学等将艾滋病知识纳入相关课程。但记者调查了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五所高校,发现设有“性教育”课程,但少有专门的防艾课程设置。

吴尊友建议,面对学生的性教育,应该建立从小学到高校的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时,应该开始学习男女性别差异等基础性教育知识;中学时,应该学习男女如何交往以及自我保护等普遍性的教育;大学阶段,从各个方面进行有个体差异的设立完备的咨询体系。”

“各个学校以讲座、开学第一课、选修课、必修课等课程设置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性教育。”吴尊友说,只有性教育知识夯实,在特定环境中,比如面对发生性行为的要求,学生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新京)